搜神記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搜神記

(三)

干寶撰

搜神記卷十三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飛。多食足用。若有人心漫。則泉止焉。蓋神明之嘗志者也。

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今觀手迹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跡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跡。以流河曲是也。

漢武徙南嶽之祭於廬江灊縣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塵土樹葉莫之汚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

樊東之口。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燒山。即至大雨。今往往有驗。

空乘之地。今名爲孔寶。在魯南山之穴。外有雙石。如桓楹起立。高數丈。魯人絃歌祭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間出。足以周事。既已。泉亦止。其驗至今存焉。

湘穴中有黑土。歲大旱。人則共甕水以寒此穴。穴淹。則大雨立至。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頹。忽有大龜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隅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

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童謠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沒爲湖。有嫗聞之。朝朝往窺。門將欲縛之。嫗言其故。後門將以犬血塗門。嫗見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爲湖。

秦時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復。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

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刼將盡。則刼燒。此刼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

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居。子孫輙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爲。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

江東名餘腹者。昔吳王闔閭江行。食膾有餘。世棄中流。悉化爲魚。今魚中有名吳王餘膾者。長數寸。大者如筯。猶有膾形。

蟛蜞。蟹也。當通夢於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

南方有蟲名蟅蜩。一名蜊蠋。又名青蚨。形似蟬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卽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

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謂蜋蠊細腰之類。其爲物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或阜螽子育之。則皆化成已子。亦或謂之螟蛉。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是也。

本蠹生蟲。羽化爲蝶。

蝟多刺。故不使超踰楊柳。

崑崙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育滋長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夫金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爲陽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鑄爲陰燧。言丙午日鑄爲陽燧。可取火。壬子夜鑄爲陰燧。可取水也。

漢靈帝時。陳留蔡邕、以數上書陳奏。忤上旨意。又內寵惡之。慮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至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曰。此良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因名焦尾琴。

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爲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發聲遼亮。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

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搜神記卷十四

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四手足。是爲蒙雙氏。

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爲挑治。出頂蟲大如繭。婦人去後。置以瓠蘺。覆之以盤。俄爾頂蟲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時戎吳強盛。數侵邊境。遣將征討。不能擒勝。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購金千斤。封邑萬戶。又賜以少女。後盤瓠銜得一頭。將造王闕。王診視之。卽是戎吳。爲之奈何。羣臣皆曰。盤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雖有功。無施也。少女聞之。啓王曰。大王旣以我許天下矣。盤瓠銜首而來。爲國除害。此天命使然。豈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軀。而負明約于天下。國之禍也。王懼而從之。令少女從盤瓠。盤瓠將女上南山。草木茂盛。無人行跡。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豎之結。著獨力之衣。隨盤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上悲思之。遣往視覓。天輒風雨。嶺震雲晦。往者莫至。蓋經三年。產六男六女。盤瓠死後。自相配偶。因爲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後母歸。以語王。王遣使迎諸男女。天不復雨。衣服褊褳。言語侏儒。飲食蹲踞。好山惡都。王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蠻夷者。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其受異氣於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賈販。無關繻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取基遊食于水。今卽

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瓠。其俗至今。故世稱赤髀橫裙。盤瓠子孫。

槀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有氣如雞子。從天來下。故我有娠。後生子。捐之猪圈中。猪以喙噓之。徙至馬櫪中。馬復以氣噓之。故得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其奪己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

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有犬名鵠蒼。銜卵以歸。遂生兒。爲徐嗣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葬之徐里中。見有狗壟在焉。

闕伯比父早亡。隨母歸在舅姑之家。後長大。乃奸妘子之女。生子文。其妘子妻恥女。不嫁而生子。乃棄於山中。妘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歸與妻言。妻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生此小兒。我恥之。送於山中。妘子乃迎歸養之。配其女與伯比。楚人因呼子文爲穀烏菟。仕至楚相也。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于野。又不敢舉也。有貍乳而鸇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爲頃公。

袁釗者。羌豪也。秦時拘執爲奴隸。後得亡去。秦人追之急。迫藏于穴中。秦人焚之。有景相如虎。來爲蔽。故得不死。諸羌神之。推以爲君。其後種落熾盛。

後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幷生一蛇。奉送蛇于野中。及武長大。有海內俊名。母死。將葬未窆。賓客聚集。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狀若哀慟。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媼者。於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擲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擲兒應募。因變爲蛇。令媼遺灰誌其後。謂媼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使者斬之。忽有泉出穴中。匯爲池。因名金龍池。

元帝永昌中。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妊。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詣闕自陳。留於宮中。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招爲婦。耶。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蹷然而起。卷女以行。隣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

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校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菟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菟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驚。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呑埵山帝之女。死。化爲怪草。其葉鬱茂。其華黃色。其實如兔絲。故服怪草者、恒媚於人焉。

滎陽縣南百餘里。有蘭巖山。峭拔千丈。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雙鶴。不絕往來。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也。

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卽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迎三女。女亦得飛去。

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爲黿矣。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黿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累世不敢食黿肉。

魏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大小悉出。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

窺之。不見人體。見盆水中有一大鼈。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積日。轉懈。自提出戶外。其去甚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此與江夏黃母相似。

吳孫皓寶鼎元年六月晦。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因洗浴。化爲黿。其狀如黃氏。騫兄弟四人閉戶衞之。掘堂上作大坎。瀉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間。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漢獻帝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子。輒失去。如是數歲。人甚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窺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聞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闇以杖撾之。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便聞呻吟之聲。曰。唷唷宣死。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類于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人咸以爲此翁。

搜神記卷十五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墮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成。卽聘與劉祥爲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怨之深。悒悒而死。死經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鄰人云。此女意在于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宮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祥。既不契於初心。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生平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闊。與君誓爲夫婦。以結終身。父母強逼。乃出聘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念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冢破棺。出我卽活。平審言。乃啓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平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怪。申訴于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爲妻。壽一百三十歲。實謂精誠貫于天地。而獲感應如此。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私悅。許相配適。尋而男從軍。積年不歸。女家更欲適之。女不願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尋病死。其男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說之。乃至冢。欲哭之盡哀。而不勝其情。遂發開冢棺。女

卽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如初。後夫聞。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秘書郎王導。奏以精誠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禮斷之。請還開冢者。朝廷從其議。

漢獻帝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閱簿。謂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年少女獨行。文合問曰。子類衣冠。何乃徒步。姓字爲誰。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爲弋陽令。昨被召來。今卻得還。遇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于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貞專爲德。潔白爲稱。文合反覆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喪將殮。視其面。有色。捫心下。稍溫。少頃卻蘇。後文合欲驗其實。遂至弋陽。修刺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卻蘇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人問女。所言皆同。乃大驚歎。竟以此女配文合焉。

漢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婦人李娥、年六十歲。病卒。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乃盜發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仲驚遽。便出走。會爲縣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母活。來迎出。將娥回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時。得遣出。過西門外。適見外兄劉伯文。驚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我一日誤爲所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伴否。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爲家人所

葬埋。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卽遣門卒與尸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殮。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耶。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兼勑黑過娥比舍蔡仲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聞之。慨然歎曰。天下事眞不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發冢。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卽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與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我當從府君出案行部。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耶。曰。卽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大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癘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來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丸。曰。此方相腦也。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卽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卽書取報。以爲驗實。一宿便還。果得

報。考城令江夏鄳賈和姊病。在鄰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千。再宿還報。會稽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溫。死三日復蘇。云吏人將上天。見宮府八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門吏問何得。云得劍。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

戴洋宇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酒藏吏授符籙。給吏送幡毫。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廬衡等山。既而遣歸。妙解占候。知吳將亡。託病不仕。還鄉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經老君祠。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否。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

吳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吳相張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軍士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叫。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甚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叫。言何以縛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即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存。

吳國富陽人馬勢婦。姓蔣。村人應病死者。蔣輒恍惚。熟眠經日。見病人死。然後省覺。覺則具說。家中人不信之。語人云。某中病。我欲殺之。怒強魂難殺。未即死。我入其家內。架上有白米飯。幾種魚。我暫過竈下戲。婢無故犯我。我打其脊。使婢當時悶絕。久之乃蘇。其兄病。有烏衣人令殺之。向其請乞。終不下手。醒乃語兄云當活。

晉咸寧二年十二月。瑯邪顏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瑳。使治。死於張家。棺斂已久。家人迎喪。旐每繞樹木而不可解。人咸爲之感傷。引喪者忽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拊而祝之曰。若爾有命。當復更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家。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便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其弟含時尙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於是急以綿飲瀝口。能咽。遂與出之。將護累月。飲食稍多。能開目視瞻。屈伸手足。不與人相當。不能言語。飲食所須。托之以夢。如此者十餘年。家人疲於供護。不復得操事。含乃弃絕人事。躬親侍養。以知名州黨。後更衰劣。卒復還死焉。

羊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過哀。遂死。

魏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耶。將一朝歘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晉世杜錫。字世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尙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頃漸覺。問之。自

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

漢桓帝馮貴人病亡。靈帝時。有盜賊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肉小冷。羣賊共奸通之。至鬬爭相殺然。後事覺後。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貴人配食下丞。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汚。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吳孫休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人數十。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侍列。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孔鼻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

漢廣川王。好發冢。發欒書冢。其棺柩盟器悉毀爛無餘。唯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戟傷其左足。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乃以杖叩王左足。王覺脚痛。卽生瘡。至死不差。

搜神記卷十六

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爲小鬼。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漢田橫門人作。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故有二章。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

吳興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卽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著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魏爲領軍將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

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虛耳。不足怪也。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濟。雖云夢不足恠。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漢不其縣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爲。人懼。不敢斫。因爲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病而死。

溫序。字公次。太原祈人也。任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爲隗囂將所劫。欲生降之。序大怒。以節撾殺人。賊趨欲殺序。荀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汙土。遂伏劍死。更始憐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爲印平侯。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

漢南陽文頴。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温。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頴。而皆沾濕。頴心愴然。卽寤。語諸左右。曰。夢爲虛耳。亦何足怪。頴乃還眠。向寐。復夢見謂頴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頴夢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頴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卽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頴答曰。唯。忽然便寤。天明可發。頴曰。雖云夢不足恠。此何太適。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頴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頴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旁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卽持刀刺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

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既寃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于明使君。儆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儆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儆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濡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竽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至今在焉。

夏侯愷字萬仁。因病死。宗人兒苟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馬。幷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入坐生時西壁大床。就人覓茶飲。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爲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聞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爲始新縣丞。夢其妻來。上狀。分明見新白粧。面上有黑點。

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室中。觸壁而出。後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乃聚衆設弓弩戰鬬之備。指聲。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杖皆倒入土中。

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卽是向鬼。復擘眼吐舌。度怖幾死。

琊琊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捉伯頸著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兩孫驚惋。叩頭言爲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殺之。後月餘。又佯酒醉。夜行。懷刃以去。知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爲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殺之。

漢武建元年。東萊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見三奇客共持麵飯至。索其酒飲。飲竟而去。頃之。有人來云。見三鬼酣醉於林中。

吳先主殺武衞兵錢小。小形見大街。顧借賃人吳永。使永送書與街南廟借木馬二匹。以酒噗之。皆成好馬。鞍勒俱全。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然無聲音。定伯自渡。漕漕作聲。鬼復言。向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

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石崇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

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閶門之外。三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于墓前。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柰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柰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脫。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見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詣門下求飧。女子入告秦女。女

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稱姓名。敍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卽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卽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卽命取床後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杖。與度爲信。乃分袂泣別。卽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冢。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于市貨之。恰遇秦妃東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尙疑耳。乃遣人發冢。啓柩視之。原葬悉在。唯不見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眞女壻也。遂封度爲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壻爲駙馬。今之國壻亦爲駙馬矣。

漢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爲夫婦之言。曰。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耳。與爲夫婦。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發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

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棺蓋下。果得衣裾。呼其兒視。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之。以爲女壻。表其兒爲郎中。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一麋。舉弓而射。中之。麋倒復起。充因逐之。不覺遠。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麋。門中一鈴下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少府。即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遺郎。充便著訖。進見少府。展姓名。洒炙數行。謂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欷歔無復辭免。便勑內盧郎已來。可令女郎粧嚴。且語充云。君可就東廊。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已畢。充既至東廊。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若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謂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曰在門外。尋傳教。將一人提襆衣與充。相問曰。姻緣始爾。別甚悵恨。今復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水旁有二犢車。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鋺。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耀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

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鋺可頤兒。恩愛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鋺及詩。忽然不見二車處。充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後乘車入市賣鋺。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歘有一老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鋺。大家卽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其婢言。上車敍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可說得鋺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之悲咽。賚還白母。母卽令詣充家。迎兒視之。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鋺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卽字溫休溫休者。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令器。歷郡守二千石。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止宿。輒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亭卒白樓不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一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卽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潁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卽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

猶之之。傷髀。婦人卽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縐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

搜神記卷十七

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爲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後楮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下。皆忘取之。又買李幼一頭牛。本劵在書篋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從壻家來。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衰絰到來迎喪。去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家人。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悵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得知妖物之爲。

漢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廝役小吏。乃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沒。號曰貞節先生。

吳人費季。久客於楚。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出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矣。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乃以著戶楣上。臨發失與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其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行時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乃歸還。

餘姚虞定國。有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常見。悅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甚欽之。此夕能令暫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出從之。往來漸數。語蘇公云。無以相報。若有官事。某爲君任之。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召事。往造定國。定國大驚曰。都未嘗面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國曰。僕寧肯請人之父。而淫人之女。若復見來。便當斫之。後果得恠。

吳孫皓世。淮南內史朱誕。字永長。爲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爲奸。後出行。密穿壁隙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遙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一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幘頭。給使以爲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爲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恠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卽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遇爲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試爲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爲掊刮。見有趾跡。誕因大驚。乃詳問之。具道本末。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忽見鬼魅入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詈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殽既設。魅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伏虎于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魅卽屋梁上。謂彥思曰。汝

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卽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卽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否。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魅卽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千百斛穀。藏著某處。爲吏汚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者。三年後去。不知所在。

魏黃初中。頓邱界有人騎馬夜行。見道中有一物。大如兎。兩眼如鏡。跳躍馬前。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魅便就地捉之。驚怖暴死。良久得甦。甦已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相問訊已。因說向者事變如此。今相得爲伴。甚歡。人曰。我獨行。得君爲伴。快不可言。君馬行疾。且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語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懼耶。對曰。其身如兎。兩眼如鏡。形甚可惡。伴曰。試顧視我耶。人顧視之。猶復是也。魅便跳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卽行推索。乃于道邊得之。宿昔乃蘇。說狀如是。

袁紹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共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兗州。有一士姓蘇。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皁角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後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昔臨廬山。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

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疋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幷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湖。闊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麑。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公拊掌曰。此子言眞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沖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內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餘。面如方相。從竹中出。逕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辭汝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日。家大失火。奴婢頓死。一年中便大貧。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甑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卜。卜云。此大怪。應滅門。便歸。大作械。械成。使置門壁下。堅閉門在內。有馬騎麾蓋來扣門者。愼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闚門內。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語左右云。教速來。不速來。遂無一人當去。何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當之。後十日。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陳云。

晉惠帝永康元年。京師得異鳥。莫能名。趙王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卽曰。宮西有一小兒見之。

遂自言曰。服留烏。持者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烏。幷閉小兒於戶中。明日往視。悉不復見。

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催放雙甘。乃聽汝去。

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臭氣。便於鼻中入。盤其頭中。覺哄哄。僅聞其腦間食聲咂咂。數日而出。去尋復來。取手巾縛鼻口。亦被入。積年無他病。唯患頭重。

搜神記卷十八

魏景初中。咸陽縣吏王臣家有怪。無故聞拍手相呼。伺無所見。其母夜作勸。就枕寢息。有頃。復聞竈下有呼聲。曰。文約何以不來。頭下枕應曰。我見枕。不能往。汝可來就我飲。至明。乃飯函也。卽聚燒之。其怪遂絕。

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病疾。轉賣鄰人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細腰細腰。應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去。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決呼之。問曰。黃衣者爲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爲誰。曰。銀也。在墻東北角柱下。汝復爲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秦時。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爲勞。又曰。秦公將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髮。以朱絲繞樹。赭衣灰坌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無言。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斫創坌以

灰。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人豐水中。其後青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廬江龍舒縣陸亭流水邊。有一大樹。高數十丈。常有黃鳥數千枚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曰。我樹神黃祖也。能興雲雨。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爲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魚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劉表、袁術相攻。龍舒之民皆徙去。唯憲里不被兵。

魏桂陽太守江夏張逵。字叔高。去鄢陵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枝葉扶疎。蓋地數畝。不生穀。遣客伐之。斧數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樹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突出往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殺四五頭。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怡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此所謂木石之怪夔蜩螭者乎。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竟無他怪。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

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吳時有梓樹。巨圍。葉廣丈餘。垂柯數畝。吳王伐樹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牽挽之。船自飛下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時有唱喚聲。進之音也。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鼠。客遂化爲老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爲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賾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隨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柰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眞妖

也。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赶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候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遂作聲入。父卽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眞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

句容縣檗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自墜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審初謂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審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鐮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爲狸。走去。視婢。乃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常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

者欲舉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月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在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卽無聲。

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爲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走。羨久不見。囚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見孝于空冢中。聞人犬聲。恠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栖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卽爲妻。暮輒與共還其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化而爲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不設兵仗。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瞠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勑前導入。且止錄事。掾白令尙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于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暝。樓鐙階下復有火。勑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日既暝。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拏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足跳脫幾失。再三以劍帶擊魅腳。呼下火上照視之。老狐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髻百餘。因此遂絕。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羣狐羅列。見人卽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陳郡謝鯤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夜四更。有一黃衣人呼鯤字云。幼輿。可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令申臂於窗中。於是授腕。鯤卽極力而牽之。其臂遂脫。乃還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尋血取獲。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因逼猪欄中。見母猪臂有金鈴。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皁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

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髯鬚甚長。文漸纏手。卒然引之。而聞作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

北平田琰居母喪。恒廬廬向一墓。夜忽入婦室。密恠之曰。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甘。琰不聽。而合。後琰暫入。不與婦語。婦恠無言。并以前事責之。琰知鬼魅。隔墓竟未眠。衰服掛廬須臾。見一白狗。攫廬銜衰服。因變爲人。著而入。琰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牀。使打殺之。婦羞愧而死。

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見形。坐祭床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戒。事有條貫。鞭朴奴婢。皆得其過。飲食既絕。辭訣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斷絕。如是數年。家益厭苦。其後飲酒過多。醉而形露。但得老狗。便共打殺。因推問之。則里中沽酒家狗也。

山陽王瑚字孟璉。爲東海蘭陵尉。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叩閤。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是數年。後伺之。見一老狗。白軀猶故。至閤便爲人。以白孟璉。殺之乃絕。

桂陽太守李叔堅爲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云。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

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迴顧有一婦人。上下青衣。戴青繖。追後呼初。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俟之。復疑。本不見此。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

便疾走。顧視婦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汜然作聲。衣蓋飛散。視之。是大蒼獺。衣繖皆荷葉也。此獺化爲人形。數媚年少者也。

魏齊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皁衣而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亦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爾不應死。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卽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

安陽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輒殺人。書生明術數。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廨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皁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諾。見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適休。似未寢。乃嗟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赤幘者。呼亭主。問答如前。復嗟嗟而去。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卽起詣向者呼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曰。向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冠赤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蝎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得獨活。書生曰。促索劍來。吾與卿取魅。乃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長數尺。西舍得老雄雞父。北舍得老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遂靜。永無災橫。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時丹陽人湯應者。大有膽武。使

至廬陵。便止亭宿。吏啓不可。應不聽。迸從者還外。惟持一大刀。獨處亭中。至三更竟。忽聞有叩閤者。應遙問。是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致詞而去。頃間。復有叩閤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身著皁衣。去後。應謂是人了無疑也。旋又有叩閤者云。部郡府君相詣。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部郡府君。不應同行。知是鬼魅。因持刀迎之。見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竟。而部郡忽起。至應背後。應乃迴顧。以刀逆擊中之。府君下坐走出。應急追至亭後墻下。及之。斫傷數下。應乃還臥。達曙。將人往尋。見有血跡。皆得之。云稱府君者。是一老獾也。部郡者。是一老狸也。自是遂絕。

搜神記卷十九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晉武帝咸寧中。魏舒爲司徒府中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廳事平橑上。止之數年。而人不知。但恠府中數失小兒及雞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經柱側。傷于小病。不能登。于是覺之。發徒數百。攻擊移時。然後殺之。視所居骨骼盈宇之間。於是毀府舍更立之。

漢武帝時。張寬爲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窺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杖戟將入。問汝等何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爲二蛇。

滎陽人張福。船行。還野水邊。夜有一女子。容色甚美。自乘小船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船就避雨。因其相調。遂入就福船寢。以所乘小舟繫福船邊。三更許。雨晴月照。福視婦人。乃是一大鼉。枕臂則臥。福驚起。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長丈餘。

丹陽道士謝非往石城買冶釜。還日暮。不及至家。山中廟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劫奪其釜。意苦搔搔不安。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銅應喏。曰。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歎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誰。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鼉。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食祀之。急具鍤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皁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

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壁。婢誤以履踐之。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著衰麻殷。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之。皆是鼠。婦婢作湯灌殺。遂絕。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杯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別。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以闋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

陳仲舉微時。常宿黃申家。申婦方產。有扣申門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聞屋裏有人言。賓堂下有人。不可進。扣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往。其人便往。有頃。還。留者問之。是何等。名爲何。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爲奴。當與十五歲。後應以何死。答曰。應以兵死。仲舉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兒當以兵死。父母驚之。寸

刃不使得執也。至年十五。有置鑿于梁上者。其末出。奴以爲木也。自下鉤之。鑿從梁落。陷腦而死。後仲舉爲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申家。并問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舉聞之。歎曰。此謂命也。

搜神記卷二十

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登見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爲一翁求治曰疾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涸然龍蓋穿此井以報也

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爲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塘厝易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恠之乃爲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

嚕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

漢時宏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見愍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還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愼爲鴟梟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至三事當如此環

隋縣淺水側有斷蛇丘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號其處斷蛇丘後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

珠。又曰明月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元帝時。以討華軼功封侯。愉少時。嘗經行餘不亭。見籠龜于路者。愉買之。放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鈕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聞。愉乃悟其爲龜之報。遂取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

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港有巨魚。重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獨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爲湖。

吳富陽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蹍殺之。昭意甚憐此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不愼墮江。慙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獄。餘杭昭之忽思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兩三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嚙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

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甯人也。家養一狗。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

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於草中。遇太守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卽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周廻以身灑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于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覩火蹤跡。因爾慟哭。聞于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于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卽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冢。高十餘丈。

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爲大蛇盤繞。犬奮咋蛇。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舟。復反草中。徒伴恠之。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犬爲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于親戚。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言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蟲行其左右。乃謂之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亦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之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祀之。至今猶然。

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猨子。便將歸。猿母自後逐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寸寸斷

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時蕩死。

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于東野大藪。欻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臥岡下。陳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日頓痛而卒。

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而飴之。食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士人謂之爲陷湖。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髣髴。今水淺時。彼士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姒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

于不語神。亦近于怪也。顧宇宙之大。何所不有。令升咸壙婢一事。信紀載不誣。採錄宜矣。元亮悠然忘世。飲酒賦詩之外。絕少著述。而顧爲令升嘻矢耶。語云。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囿于耳目之常者。請作是觀。湖南毛晉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搜神記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干寶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十E五三三九

大